

数字化时代银发族生存现实困境与突围

谢小英

(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4)

摘要: 进入当今数字化生活年代, 科技对社会发展进而对社会形成的作用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数字化社会是现实世界和计算机时代空间上的延续与扩展, 社会呈现出“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为标志的生存状态, 数字化生存时代在实现超越现实的同时, 也带来了新的生存危机。老年人群体在时代的变更和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的大环境下显得手足无措, 无法适应快节奏的生活。其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技术赋能缺乏人文关怀、虚实交融导致生活失序和反哺失败加剧数字鸿沟。实现当前困境的突围, 需要以“包容”弥合“工具理性”, 以“健全社会公共服务”弥合“技术设备落后”, 以“非数字化替代服务”弥合“数字鸿沟对人的割裂”。

关键词: 数字化生存; 工具理性; 数字鸿沟

一、数字化生存中银发族的生成逻辑

(一) 银发族自身生理、心理因素是主观原因

银发群体由于年龄的原因, 身体机能衰退, 老年人面临着视力、听觉、记忆力等的下降, 这些因素让很多老年人对科技“望而却步”, 老年群体自身认知功能和身体功能的变化使得老年人在现代社会生活颇感吃力。老年人在数字化生存中展现出的窘迫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因素: 其一, 对改变具有本能的抗拒。在信息技术时代, 几年足以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更何况相隔近半个世纪的几代人。对于改变本身所产生的抗拒成为其在信息社会生存的第一道压力。其二, 对于互联网安全持有的怀疑的态度。数字化生存作为人们的一种新的生存状态, 本身老年人群体已经产生不适感, 诈骗带来的恐慌情绪更是让老年人对智能产品、智能社会、智能社会抗拒不已。其三, 老年人群体融入现代化社会有难度。现代化社会的规则、现代化社会的网络用语使得老年人群体产生孤独感与被遗弃感, 使其产生社交恐惧心理。

(二) 时代变化是客观原因

首先, 随着老年人脱离劳动一线, 经济收入受到较大制约。生存型消费在当前仍然是大部分银发群体的首要选择, 用于进入数字化设备的投入有限。老年人社会角色单一化, 很多老年人会出现孤独、失落、空虚、抑郁、焦虑等不同程度的情绪困扰, 降低了投身数字生活的积极性。其次, 银发群体缺乏家庭支持。老年群体的网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家庭成员的影响。但后辈往往表现出不耐烦的态度, 极大地打击了老年群体使用电子设备的自信心。最后, 银发族受到社会认同偏差。面对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 很多人无意识地将老年人归为远离时代的群体, 在这种社会的负面影响下, 老年人在思想上和行为上将自身归纳为消极被动、需要社会施以援手的群体。

二、数字化生存中银发族的现实困境

(一) 数字化时代之殇: 技术缺乏人文关怀

当数字技术被资本所裹挟, 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首先, 人的主体性不断被削弱。现代社会离不开科学技术, 离不开高科技设备和产品, 导致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定势: 谁拥有最先进的技术谁就更有价值, 人们仰望技术, 但是忘记了技术是为人服务的。银发族年龄的增长带来的应变能力、分析理解能力和信息接收能力的下降, 这是任何一个老年人都无法逃避的客观现实。不言而喻, 在基本实现全民网络移动支付的时代, 不会使用智能产品和无法

理解各项规则的老年人在数字化时代“寸步难行”。

其次, 科技产品服务对象遗漏了老人。大多数科技的服务主要对象都不是老人, 无论是自助购票、自助医疗还是自助下单更多的是面向年轻群体。老人们被科技遗忘, 被汹涌而来的数字化生存时代遗忘, 被整个社会边缘化。老人们甚至都无法打开电视了, 一个电视的使用往往涉及几个遥控板, 分先后并且还分配使用, 老人想看的频道和节目都找不到, 只能望着蓝屏发呆。

最后是媒体语态的变革带来文化隔阂。“作为现实社会的映射, 代际分层也会在网络中得到体现, 同时网络进一步放大了代际差异”^[1], 老人被迫成为网络社会的“落后阶层”。老年人群体在网络社会中居于边缘地位, 老年人群体受到社会的忽视, 这种失衡状态, 随着数字化与现实环境边界的消融而越发强烈, 从网络社会的边缘人演变为现实世界的“边缘人”, 在现实社会遭遇生存困境。媒体语态在迎合年轻群体的同时也加厚了与老年群体的“文化壁垒”, 加剧老年人与现代社会的隔离。

(二) 虚实交融混合现状导致银发族生活失序

首先, 数字化生存是人类的一种新的生存状态。深度合成技术已经将人类带入了数字化生存时代, 加深了算法对人类生活和生存的参与程度, 但是深度合成技术带来了潜在的风险, 超真实的仿真技术使得人们丧失了真实生活和虚假生活的边界感, 产生了对传统的判别真伪的方式失灵的恐慌。人工智能自从被计算机领域中提出来以后, 其研究的目的就十分的明确, 即为了制造可以表现出人的智能行为的机器^[2], 人们在探索人工智能的逻辑, 试图用人工智能对人的生活进行模仿, 弥补传统技术的不足, 打破了时空对人类思维、行为的限制, 但也使得人们对“深度合成”的虚假内容深信不疑, 对虚实交融的现状辨别不清, 造成生活失序。

其次, 银发族在数字化生存时代对自身身份产生怀疑。人类以往判别真伪的方式失灵, AI 冲击了人们以往根据字体辨别签名真伪的生活经验, 导致很多老年人面对以假乱真的签名时无法正确判断, 陷入精神混乱的状态。技术的便利性和操作的便捷性、生成成果的真实性和现代的检测技术的不确定性给电信诈骗留下了可乘之机, 老人在遭受欺骗后更加对智能产品产生不信任感和抗拒感, 对于主动学习人工智能产品、体验现代科学技术更是止步不前。

最后, 虚实相融的生活状态造成了人的精神生活的异化, 加剧了老人的生活状态的隔阂。当人们沉溺于网络数字化世界, 老人的生活便被动与当代社会隔离开来, 人们开始忽略身边的亲人, 人们的思维方式被控制、同时也造成了交流障碍。在数字化生存时代, 人的所有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体验都建立在网线连接的基础上, 即建立在数据之上^[3]。一旦人们希望借助数字化体验来活动超乎现实的精神生活体验, 现实生活空间就更加被挤压, 逐渐舍弃自身的内在超越性, 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感知力。

(三) 反哺失败加剧代际数字鸿沟

当代年轻人并未有足够的耐心反哺老年人, 在教了老年人几次使用手机, 如何接听, 如何挂电话老年人还是不会显得极其不耐烦。数字反哺是指年轻一代在数字接入, 使用和素养上对年长世代的教辅行为, 属于代际之间的互动。

首先是代际信息鸿沟的出现, 引发了一系列消极现象。其一, 信息贫困者的出现。可以说代际数字鸿沟的存在, 产生了一种全

新的贫困,即被称之为“信息贫困”,老年群体饱受信息匮乏的困扰。其二,导致信息均享程度下降,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日渐分离,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衍生出新的问题,深刻影响社会建构。其三,数字鸿沟加剧了社会脆弱性。现代化的简单快捷的操作流程似乎并没有给这类群体带来便利。快捷的自动化服务并没有给银发族的正常生活带来便利,反倒不利于银发族得知了阻碍。

其次是双边信任不足,代际反哺失败。其一,由于受到传统的观念和文化水平的影响,老年人群体对于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群体持有排斥态度,这导致了一部分善意的帮助可能会面临遭受质疑、遭受拒绝的尴尬局面,进一步降低了老年人群体主动学习数字技能的积极性。其二,社会刻板印象充斥着老年人过于迟钝、不懂电子产品、学不会电子产品的使用的偏激言论和认知。其三,部分子女对帮助老年人使用电子产品、信息识别方面缺乏足够的耐心,极大地打击了老年人主动适应数字化生存的信心和积极性,也阻碍了老人步入现代生活的步伐。

最后是精准服务的失败意味着资源和有需要的群体无法有效对接。代际关系的松散、社区服务项目单一、社会组织服务零散等现象昭示着社会支持网络不健全。老年人寻求社会帮助的资源是有限的,没有得到及时的帮助和反馈。研究表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程度显著正相关关系”^[1],社会支持的力度越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越强烈。社会服务机构缺乏在传统服务的基础上开辟新的服务领域的意识,也失去提高提供个性化服务能力供给的愿望。

三、数字化生存中银发族的突围

在数字化经济日趋发展的同时,将数字化时代银发族面临的挑战转化为红利,离不开以下措施:首先,以“包容”弥合“工具理性”,通过提高老银发族的现代化技术水平和素养,提高对银发族的包容度,给予银发族安慰和情感上的支持,提高老年群体整体的抗逆力,加强数字居民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其二,以“健全社会公共服务”弥合“技术设备落后”^[2]。通过社会公共服务的健全,给予银发族以物质设施保障,通讯产业的普遍服务的实现和农村偏远地区的通信覆盖水平,为数字代沟转向数字红利群体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三,以“非数字化代替服务”弥合“数字鸿沟对人的割裂”。

(一)以“包容”弥合“工具理性”

在媒介产品开发阶段就应该将老年群体的需求纳入考量范围。“数字先行”也要包容“边缘人群”,将用户定位提前到产品开发阶段。仅靠数字化和在线诊疗对老年人帮助不够,可以采用在线和理想相结合的混合解决方案,为会使用互联网的老年群体安排视频会议、为不会使用互联网的人群留下电话号码和人工服务,保障老年人获取信息渠道的畅通和问题得到解决。

在信息时代,技术改变了社会结构,每个人都被一套“合理化”的信息机构和设施所掌控^[3]。生活的每个领域和方面都被网络渗透,离开了网络,人变得前所未有的“弱智”^[4]。老人的情形应当被充分考虑,应当深入挖掘原老年群体的用户需求、特征、偏好,最大限度地提升数字技术时代银发族的互联网接入率以及数字技术使用黏性。

对社会成员实行媒介素养教育的同时也需要银发族主动提升自身素养,掌握媒介使用的基础技能。其一,提升媒介使用率和接触率,及时接收最新信息。其二,提高银发族对于媒介的阅读和理解能力,增强对于文本的阅读和理解能力,及时补充互联网知识。同时注意提升对于信息的鉴别能力。最后,银发族需要主要发布讯息对所取得的信息进行传播,减少银发族与信息享有者之间的隔阂。

(二)以“健全社会公共服务”弥合“技术设备不足”

加大对数字技术的投入,减少银发族的数量。从国家层面而言,需要为银发族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目前,国家的“家电下乡”活动在农村大量开展,帮助网络产品进入农村地区,同时拓宽基础设施的建设范围。很多乡村地区,网络覆盖率差,居民的信息接收速度较慢,与外界相比,更接近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生活节奏缓慢,由于技术设备落后,他们无法及时接收到信息。数字技术是人创造的,应该为人的自由服务,用于提升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程度,人存在的本质是人的生存。从社会层面而言,应健全社会公共服务,为银发族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实现区域享有网络的均等化,推进数字资源的共同富裕。

(三)以“非数字化代替服务”弥合“数字鸿沟对人的割裂”

首先,家庭是代沟和反哺的主要发生场域,且代沟和反哺在社会的不同时代中同样存在^[5]。家庭成员应该为银发族提供主动帮助,帮助银发族学习网络知识、学习简化使用智能手机。同时,在学习过程中,给予银发族足够的耐心,以防止银发族自尊受到伤害,从而丧失主动融入数字化社会的信心。其次,就社会层面而言,社会服务行业需要保留人工服务,便于银发族可以进行现场咨询。媒体也应带开发面向弱势群体的栏目和板块,丰富内容,积极发挥作用,促进银发族数字转型。开展关于数字化生存中银发族所面临的挑战及挑战应该相关论坛,呼吁社会更多人群关注银发族的生存状况。

必须充分认识到社会弱势群体尤其是银发群体应对时代更迭所面临的困境,认识到数字化技术发展带来的信息落差,使得技术真正为老年群体所用,克服老年群体获取、掌握和运用数字信息的滞后性。归根结底,数智社会中的老龄服务的终极目标是以老龄群体为中心,增强老年群体的主体性,而不是以数字技术运用和发展为中心。技术应当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大背景下,要求必须平衡好科技和人文、工具与价值、理性和感性、秩序与包容等多重张力^[6],让老年群体不再囿于“技术”,突围数字技术生存的现实困境。

参考文献:

- [1] 彭兰. 网络社会的层级化: 现实阶层与数字化层级的交织[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 42(3): 9-15.
- [2] 喻国明, 景琦. 传播游戏理论: 智能化媒体时代的主导性实践范式[J].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 2019(06): 50-62.
- [3] 周梅玲. 论数字化时代人的数字化生活与现实幸福[J]. 文化软实力, 2021, 6(01).
- [4] 景璐石, 冯景蕙等.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家庭结构类型的相关性[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21(13): 2842-2845.
- [5] 张文娟. “底层”数字化生存的可能及其意义[J]. 新闻记者, 2020(12).
- [6] 徐倩. 老龄化数字鸿沟根源剖析与数字包容社会构建方略[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24(2): 94-101.
- [7] 赵丽涛.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范式构建与优化逻辑[J]. 学术争鸣, 2022(03).
- [8] 周裕琼. 当老龄化社会遭遇新媒体挑战数字代沟与反哺之学术思考[J]. 新闻与写作, 2015(12): 53-56.
- [9] 蔡海龙. 传统新闻媒体的数字化生存[J]. 青年记者, 2021, 01(01).